

## 仇湘中教授从肝论治类风湿关节炎的经验总结

陈中<sup>1</sup> 郑阳<sup>1</sup> 仇湘中<sup>2△</sup> 张信成<sup>2</sup> 仇杰<sup>2</sup> 蒋盛昶<sup>2</sup> 尹晨东<sup>1</sup>

[关键词] 从肝论治; 类风湿关节炎; 肝虚络痹痰滞; 仇湘中

[中图分类号] R684.3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5-0205(2020)09-0076-03

类风湿关节炎临床表现主要以四肢手、足、腕等小关节冷痛、僵硬,严重者畸形以及小关节机能下降为特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仇师认为本病致病因素虽然复杂,但可归纳为肝虚、络痹、痰滞;提出了养血柔肝、搜风通络、滋补肝肾为总的治疗法则;在遣方时善用桂枝芍药知母汤、补肝汤、四妙散等经方化裁;用药遵金匱之法“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同时强调辨证论治随症加减,为治疗类风湿关节炎提供了有益的辨证思路和治疗方法。

## 1 理——肝虚络痹痰滞

### 1.1 肝气不舒,诸痹乃至

肝主一身之气,肝气乃肝血、肝精化生,推动和调控肝生理功能特性,肝主一身之气机,气机运行通畅,升降各司其职,则一身气血运行调和,脉络无阻,运行通畅,百病不生<sup>[1]</sup>。正如清代医家唐宗海的《血证论》所言:“肝属木,木气冲和条达,不致遏郁,则血脉得畅。”《中藏经·论气痹》载:“气痹者,愁思喜怒过多……壅而不散则痛,流而不聚则麻。”《内经博义》:“凡七情过用,则亦能伤脏气而为痹,不必三气入合于其合也。”表明情志不畅肝气逆乱可引发痹症。《四圣心源》载:“筋膜者,肝木之所生也,肝气盛则筋膜滋荣而和畅。”由此可见,肝气对人体筋脉的畅通调达至关重要。仇师认为<sup>[2-4]</sup>肝为五脏之贼,肝和则五脏和,若肝气机升降失常,出入紊乱,则五脏不和,脏腑气机运行紊乱,脉道郁滞不通,气为血帅行,气滞则血滞,血行不畅,瘀阻于脉道,可致周身筋脉拘急、关节辗转不利,发为痹痛。

### 1.2 肝风内动,经络痹痛

肝主筋,体阴而用阳,刚柔并济。《内经》载“肝为刚脏……诸暴强直,皆属于肝。”《素问·生气通天论》载:“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肝性条达,肝气则不至于易逆躁急太过,依赖于肝具有柔和之性的肝血润之、揉之,故肝柔则筋柔,如若肝木失和,肝不柔筋,则化为风<sup>[5]</sup>。故尤在泾先生<sup>[6]</sup>说:“肝不柔而风动。”《读医随笔》载:“肝气愈郁愈逆,……皆有横悍逼迫之势而不可御也。”肝郁郁结,疏泄失职,肝气升降紊乱,则筋脉失其柔和之性而生风。《医学衷中参西录》载“盖肝属木,中藏相火,木盛火炽,即能生风也。”《血证论》载:“风火交煽,则身不可转侧,手足抽掣。”以及《太平圣惠方》载“夫肝者,足厥阴经也,……关节不利、筋脉拘挛、爪甲干枯”等都说明凡此肝气逆乱、肝火炽盛、肝阴不足均可致筋脉失于煦养,筋痉不柔,筋急而生风<sup>[7]</sup>。故仇师在治疗肝风内动所致的类风湿关节炎时,多加入养血活血之品,取李中梓“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意。

### 1.3 肝血羸弱,百节不张

肝主藏血,有“血海”之称。肝血除濡养肝脏之外,还输布血液至形体官窍,濡养筋、爪等<sup>[8]</sup>。正如《素问·五脏生成篇》所言“肝之合筋也,其荣爪也”;《诸病源候论》有载“虚劳损血,不能荣养于筋,致使筋气极虚”;说明若肝血不足,血海空虚,血不荣筋,则致疼痛不伸、肢体麻木、辗转活动不利、肌肉枯槁、手足颤动等一系列痹证之症<sup>[9]</sup>。《灵枢·二十五人》载“血气皆少则无须,感于寒湿则善痹,骨痛,爪枯也”。《类证制裁瘦证》载“腠理不密,风寒乘虚内袭,正气为邪所阻,不能宣行,因而留置,气血凝滞,久而成搏”等都指出肝血与痹症的发生关系密切。仇师认为正气羸弱,气血亏虚腠理空疏,营卫不固,复受风寒湿外邪侵袭肢体关节肌肉,使筋脉闭阻不通,故发为痹。

### 1.4 痰瘀痹阻,久成顽疾

肝主疏泄,为气机之枢,津液输布有赖于肝脏疏泄

基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仇湘中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国中医药人教发〔2016〕42号)  
长沙市科技计划项目(kq1907119,kq1901066)  
湖南省中医药科研计划项目(201859)

<sup>1</sup> 湖南中医药大学(长沙,410208)

<sup>2</sup>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通信作者 E-mail:18974991366@189.cn

正常,血藏于肝,统于脾,行于心,但肝气易亢、易逆,易横逆犯胃,所以肝的疏泄功能异常,亦可影响心、脾功能或气机异常而生瘀血、痰浊。仇师认为瘀血源于血液,痰浊源于津液,血行不畅而致血瘀于络,脉络不通,津液输布障碍,停而成痰;脉内之血渗于脉外,或痰浊停滞压迫脉内之血,致使津液交换通道受阻,致血停成瘀,痰浊交织。痰瘀既是病理产物,也是致病因素,痰瘀互结日久,痹阻于经络骨节之中,关节闭阻,筋骨失养,筋缩肉卷,活动受限,迁延不愈,以致畸形。仇师通过多年临床观察认为“痰、瘀”贯穿于整个病程,且随着病情进展逐渐加重,在遣方用药时理应兼顾化痰祛瘀,每获良效。

## 2 法——谨守病机,伏其所主

### 2.1 早期——病在经络,因势利导,阻病深入

仇师认为类风湿关节炎早期往往发病迅速,病情迅猛。若卫强则驱邪而出,营卫调和;若正气亏虚,则卫弱而邪强,卫气失守,邪入机体。仇师认为该期病在经络,尚未入筋,主要以邪盛为主兼有正虚,治疗主要以散寒化湿、清热除痹佐以补肝通络,根据其病邪性质遣方用药,驱邪而不伤正,邪去则正自安。

### 2.2 中期——病在筋,养血柔肝,搜风通络

仇师认为该期主要多见于老年人,病程长久,病势进展缓慢。多是因为老年人素体虚弱,脏腑机能降低,受轻邪或早期邪未去尽,郁久化热皆能诱发该病。主要表现为四肢小关节疼痛和肿胀,肌肉萎缩或功能障碍。仇师认为该期虚实夹杂,病在筋,尚未如骨,乃是病邪滞留体内日久,痹阻于肢体筋脉,致使关节气血不畅,脉道闭塞不通,肝血不充,筋失所养。治疗当以驱邪与扶正并重,驱残留之邪而复五脏正气,宜养肝柔筋,化痰祛瘀,以治五脏之贼。

### 2.3 晚期——病在骨,滋补肝肾,壮骨强筋

仇师认为该期主要多见于病情缠绵不愈,或久病伤肾的老年患者。久病多病患者其形体虚衰,五脏功能紊乱,痰瘀等病理产物留滞关节。主要表现为关节畸形,疼痛,僵硬痉挛,行走等功能活动障碍,严重者可致瘫痪<sup>[10]</sup>。仇师强调,该期病在骨,患者正气极虚而邪极深,当以补益肝肾扶正固本为首要治则,一则补益肝肾精血,以柔养筋脉;二则温补正气,正复则邪去,佐以蠲痹通络止痛等急则治标为法,临床当根据病情需要,随证灵活运用。

## 3 方——善用经方

### 3.1 寒湿痹阻证

仇师指出该证的辨证要点是:患者关节症状受天气变化影响较大,得热痛减,遇寒加重。当用桂枝芍药知母汤加减,方出《金匮要略》“诸肢节疼痛,身体魁赢”。方中附子、桂枝、麻黄温养肝经,散寒通阳;佐以

知母、芍药敛肝滋阴;羌活、独活化湿止痛,威灵仙、全蝎、乌梢蛇走窜逐经,搜风通络,有调达肝经之功,炙甘草调和诸药,使燥烈之性去,温通之力强,全方共凑补肝通络,散寒化湿,除痹止痛之功<sup>[11]</sup>。若气血亏虚严重者,仇师加大黄芪用量,并加当归、川芎活血养血,肾虚严重者重用熟地,并加巴戟天、淫羊藿补肾壮阳。

### 3.2 湿热痹阻证

仇师指出该证除了关节肿胀、疼痛等症状外,还兼有发热、汗出、舌红、苔黄或黄腻、脉滑数或浮数等热像。当以四妙散为基本方,方出清代张秉成的《成方便读》,仇师认为方中苍术、薏苡仁皆有通络除湿之效,知母、水牛角清热利湿;加以全蝎、蜈蚣搜风通络,平肝熄风;甘草调和诸药,全方共凑清热利湿除痹之功<sup>[12]</sup>。若上肢痛甚者加桑枝、姜黄;下肢痛甚者加续断、桑寄生、元胡;晨僵明显者加炮穿山甲、土鳖虫;常有低热不退自汗者重用黄芪、柴胡、地骨皮;久治不愈者,仇师认为乃是阴损及阳,寒自内生,应加温通之品如桂枝、细辛等。

### 3.3 痰瘀互结证

仇师指出该证患者病程日久,关节痛处不移,皮色紫暗,还兼有舌有瘀斑或紫暗等痰瘀表现。当用活血健腰汤合二陈汤加减,活血健腰汤乃张三锡“补肝汤”化裁加全蝎、蜈蚣、元胡、续断、鸡血藤而来;“二陈汤”方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费伯雄称“二陈汤为治痰之主药”<sup>[13]</sup>。仇师认为半夏、橘红降逆顺气、燥湿化痰,茯苓健脾渗湿,以助化痰之功;当归、川芎补血养血,赤芍、生地皆有凉肝止血作用,赤芍长于散瘀,生地长于养阴,四药合用以达补血而不滞血,行血而不耗血之功;续断入血分与鸡血藤合用健骨强筋,诸药合用共凑活血化瘀、化痰止痛之功。若瘀重者加桃仁、红花、地龙活血祛瘀等,若关节肿胀不消者加白芥子、胆南星化痰消肿。

### 3.4 肝肾亏虚证

仇师指出该证兼有心烦口干、骨蒸劳热等阴虚表现。当用补肝汤合独活寄生汤化裁,仇师认为对肝肾亏虚患者,应用补肝汤大补肝血,肝血充则筋骨柔,再合独活寄生汤健骨强筋。方中秦艽为风药卒徒,舒利关节,熟地、枸杞、芍药共用以增强补益肝血作用;桑寄生、木瓜均有补肝通经作用,桑寄生长于补益,而木瓜长于活络,二者相须为用以增强补肝通经作用;杜仲长于健骨强筋,牛膝长于补肝活血舒筋,相须为用增强补肝益肾,健骨强筋作用;甘草调和诸药,全方共凑补益肝肾,养血舒筋之功。若阴虚甚者,加麦冬、玉竹,重用地黄以滋补阴液;若腰膝酸软者加大怀牛膝用量,再加枸杞、杜仲以补肾强筋。

## 4 药——遵金匱之法,特色用药

### 4.1 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

仇师强调肝虚络痹是类风湿关节炎的核心病机,

在治疗用药时应遵金匱之法。“补用酸”，根据中医五行学说，五味“酸”与五脏“肝”想对应，酸味入肝。仇师在临床多用酸枣仁补肝，酸枣仁味甘酸，归心肝二经，《神农本草经》载：“补中益肝，坚筋骨，助阴气，皆酸枣仁之功也。”酸枣仁可补益肝血，肝血足则筋骨坚。“助用焦苦”，焦苦入心，仇师认为应选用苦味药物以压制君火，一方面补心血，心血足，可制肝气易逆易亢阳刚之性，正如《三因方》“虚则补其子”所言。另一方面清心火可制约肺金，肺金受制，则木不受克而肝病自愈，可选用党参、太子参、黄芪、黄芩、黄连等清心火补心气的药物。“益用甘味之药调之”，用归甘味的药物来补益脾胃，调和肝脾，脾为后天之本，运化水谷化生精微，以养四肢百骸，充盈脉道，有助于改善肝虚的病症。另外仇师临床开具有穿山甲、蜈蚣、全蝎等损伤脾胃之药时常加入茯苓、白术、陈皮、粳米等药物<sup>[14]</sup>，取“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之意。

#### 4.2 善用虫药,特色用药

叶天士提出“久病入络，痛久入络”。病邪深入筋骨，草木之类不可及，非虫蚁之品搜风剔络不可。虫类药擅长搜风剔络，祛寒除痹，如僵蚕、全蝎走窜，之力迅速，搜风通络，共驱风湿顽痹。乌梢蛇、地龙性善走窜、长于通络，对于四肢关节僵硬屈伸不利之类的类风湿关节炎效优。

仇师强调<sup>[15]</sup>对于不同发病部位用药也应有所区别，可加部分引经药，使药直达病所，如病在上肢，常用桑枝、羌活、姜黄等，病在下肢，可用威灵仙、木瓜、牛膝等。关节僵硬疼痛严重者，当首治其标，常用延胡索、川芎、徐长卿。临床运用应根据病情轻重缓急酌情加减，不可拘泥。

仇湘中为一级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继承指导老师，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导师，第三批湖南省名中医。

#### 参考文献

- [1] 崔斌. 张锡纯肝虚论治特色浅探[J]. 山东中医杂志, 1997(9):5-6.
- [2] 尹晨东, 薛凡, 邓豪, 等. 仇湘中教授治疗非创伤性股骨头坏死经验浅析[J]. 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 2019, 27(8):79-80.
- [3] 刘栋, 仇湘中. 仇湘中教授从肝论治膝骨关节炎经验[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6, 36(8):45-47.
- [4] 邓咪朗, 薛凡, 邓豪, 等. 仇湘中教授“从肝论治”颈椎病经验浅析[J]. 中医学报, 2018, 46(6):52-54.
- [5] 梁慧英, 冯兴华. 冯兴华教授对强直性脊柱炎病因病机认识的探析[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1, 26(9):2012-2014.
- [6] 周琨, 杨月艳. 试论“肝既为刚脏, 又为娇柔之脏”[J]. 江苏中医药, 2019, 51(1):9-11.
- [7] 尹龙, 侯晓强, 何克剑. 从肝论治类风湿关节炎探讨[J]. 世界中医药, 2015, 10(11):1697-1700.
- [8] 薛凡, 邓豪, 邓咪朗, 等. 仇湘中教授治疗老年性骨关节炎经验浅析[J]. 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 2018, 26(8):77-78.
- [9] 李锦殊, 黄颖瑜, 梁文泉. 痹证从肝虚论治体会[J]. 中医药临床杂志, 2014, 26(3):276-277.
- [10] 胡晓敏, 宗英, 余珊珊, 等. 类风湿关节炎治疗药物的研发进展及趋势[J]. 中国新药杂志, 2017, 26(1):36-43.
- [11] 石少华, 许宗颖, 于瀚, 等. 桂枝芍药知母汤方证解析[J]. 中医药学报, 2019, 47(3):27-28.
- [12] 黄飞, 马文凤. 加味四妙散内服合金黄膏外敷对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疗效及镇痛作用[J]. 中国中医急症, 2017, 26(3):526-529.
- [13] 陈丽平, 李建生, 蔡永敏. 基于数据挖掘的名老中医应用二陈汤规律分析[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17, 23(12):201-207.
- [14] 王倩, 樊新荣, 郭浩. 中医“治未病”思想指导“痹症”防治[J]. 内蒙古中医药, 2017, 36(3):157-158.
- [15] 邓豪, 薛凡, 仇湘中. 仇湘中教授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经验[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8, 38(4):421-423.

(收稿日期:2020-03-03)